

广西壮锦中的东南亚意象与文化共享

尹星悦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长清校区 250300

摘要：壮锦作为“四大名锦”中唯一的少数民族织锦，与东南亚同属“那”文化圈和百越后裔，加之丝绸之路与南传佛教影响，二者纹样呈现相似意象。本文从历史交流切入，探讨壮锦所受影响及其与东南亚纹样的同源异流，进而思考全球化背景下壮锦如何承载中国与东南亚的艺术交流史。

关键词：壮锦；东南亚意象；文化共享；纹样符号；跨文化传播；中国—东盟

一、壮锦与东南亚文化的时空语境与历史关联

1. 壮锦：桂地的经纬史诗

壮锦是中国壮族的传统手工织锦工艺，由于广西是壮族的聚居地，因此一般被称为广西壮锦。“远观颇工巧绚丽，近视则觉粗粝。”壮锦用棉线或线编织，棉和麻两种材质的线作为布料的经纬线织成了壮锦的基础层，然后再用彩色真丝在基础层布料上织出各种各样的图案，并且正反两面对称，完全包裹住基础层布料，还增加了整个壮锦的厚度，因此用途广泛，常用于制作床单、被面、围裙等，深受各族人民的喜爱，是我国“四大名锦”之一¹。元代费著的《蜀锦谱》中就曾提到过壮锦：“宋朝，岁输贡上等锦帛……其别有四：曰上贡锦、曰官告锦、曰臣僚袄子锦、曰广西锦。”

笔者壮锦发展分三期。兴盛期：汉代已出现织锦缎技艺；至宋代，此织物真正得名“锦”；明代手工业发达，各地织锦精进，壮锦借云锦、蜀锦之技迅猛发展，个别纹样甚至成为皇室专供；清代壮锦普及民间，市场热销，壮族几乎家家有织机，规模空前，终成该地区代表性产品。衰落期：清末西方列强廉价纺织品冲击，本土自给市场瓦解；民国战乱，民生艰难，壮锦工艺陷于停滞。复兴期：2004年中国—东盟博览会展出巨幅壮锦（4.1米×3.3米）作为献礼；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2008年歌剧《壮锦》首演，宣告其当代新生。

2. 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共同文化根基

据《汉书·地理志》载，百越分布于自交趾至会稽的七八千里地域。百越之称源于先秦古籍对南方沿海古越部族的泛称，因部族众多，故称“百越”，亦作“百粤”“诸越”，其分支包括吴越、闽越、南越、西瓯、骆越等。百越各部广泛分布于长江以南至东南亚北部地区。随着民族迁徙，骆越、西瓯等支系南迁，逐渐演变为今日东南亚的泰族、佬族、掸族等，留居原地者则部分发展为中国的壮族。

南传佛教（上座部佛教）发源于印度，成熟于斯里兰卡，广泛传播于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东南亚大陆，后北传至中国云南傣族及部分壮族地区。公元7世纪由缅甸传入云南傣区，11世纪经勐润（今泰国清迈一带）传入西双版纳，同时带入泰润文书写的佛经。这条宗教传播路线也是文化纽带，使壮锦中具有宗教意味的纹样与东南亚艺术图案可能共享相似渊源。

我国民族学家徐松石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那”文化圈概念，覃乃昌²进一步指出：华南及东南亚广泛分布的冠以“那”（壮语：水田）的地名，构成一种独特文化现象。“那”文化圈内生活的主要是壮侗语族群，包括中国壮、布依、傣、侗、水等民族及泰国泰族、老挝老族、越南岱依族、缅甸掸族等，语言同源，以稻作为核心生计模式，使用双肩石器和铜鼓。壮族与东南亚民族织锦同属这一文化圈，在织造技术、图案纹样、工艺特征上呈现共同或相似之处。

¹ 覃子宸. 广西壮锦的历史与现代发展研究[J].西部皮革,2021,43(13):135-137.DOI:10.20143/j.1671-1602.2021.13.066.

² 覃乃昌.“那”文化圈论[J].农业考古,2000,(03):150-158.DOI:CNKI:SUN:NOSE.0.2000-03-030.

3. 文化交流的历史通道

我国古代丝绸传至东南亚有两条通道：一是西南丝绸之路，自永昌经印度抵达东南亚；二是从东南沿海港口出海的海上航线，后者在规模与影响上远超前者。汉武帝元鼎六年开拓的首条远洋航路“徐闻、合浦南海道”，即海上丝绸之路，合浦郡（今广西合浦县）为其始发港之一。通过此道，中国丝织品、茶叶、陶瓷等源源外运，东南亚香料、宝石、作物等亦输入中国。壮锦作为显性文化载体，其纹样图案在此交融中深受东南亚文化影响。

二、壮锦纹样中的东南亚意象分析

卡西尔在《人论》中指出：“艺术符号使我们看到了人类灵魂最深沉和最多多样化的运动。”³壮锦与东南亚织锦均使用植物染料，采用通经断纬工艺。从宋代“白质方纹”到白居易诗赞桂布，壮锦历经汉壮融合及海上丝路传播，见证千年交融史。其纹样分几何图案、图腾崇拜主题及汉文化影响的吉祥文字三类。本文对比分析二者图案，归纳为三类意象符号进行探讨。

1. 大象纹——自然意象的共生

上文所说的“那”文化圈中的“那”是指水田，广西与东南亚地区同属于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相似的水田种植区及稻作生活方式，由此难免会有相同的自然意象，根据图像学研究学家潘诺夫斯基所提出的“前图像志-图像志-图像学”三个层次，我们便要探讨相同的自然意象下是否存在相同或不同的文化意义及符号所指。

凤凰纹是壮锦中最常出现的动物纹样，这是由于壮族人民的文化信仰及图腾崇拜。壮锦中还存在其他不占主流的自然意象，其中蕴含着与东南亚国家交融后呈现出的意象共生。历史上，壮族和东南亚各民族间的文化往来从未中断。到了当代，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文化交流愈加频繁，民间往来也日趋增多。东南亚各国成为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包括壮族人民，喜爱的旅游之地。在领略各国民族风情的同时，也会无意识地受到其文化影响。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同为亚洲象栖息地，大象作为共同生态环境中的真实存在，成为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力量象征。广西“万象更新”壮锦与泰国织锦、斯里兰卡织毯中的大象造型高度相似，正是文化交流的物证。壮族对外来文化并非直接搬用，而是融合转化，衍生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

无论是壮族农民祈愿的耕耘之力，还是东南亚君王彰显的军事统治之力，其核心都是对“力量”的崇拜。壮锦以艺术抽象表达，东南亚王室以宗教和政治仪式承载，根源相通。壮族“吉祥”偏重民间福祉，东南亚“祥瑞”偏重国家命运，但都指向积极美好的未来，大象因此成为承载共同情感的完美符号。

2. 那伽纹样——信仰与神话意象的互文

壮锦纹样上映射出民族认同与自然崇拜，比如姆洛甲老祖母的传说、布洛陀传说，以及花山岩画、歌圩与铜鼓场景为题材的图案都体现了其民族认同感。他们认为万物有灵，热爱并敬畏大自然，中心放射状纹样源于对太阳的膜拜，水波纹则是对水的崇拜等等。

壮文化中的“图额”（蛟龙）与东南亚普遍存在的那伽（Naga）信仰⁴，尽管名称与地域不同，壮族“图额”与东南亚那伽在神话叙事与纹样造型上颇具相似性。二者均为水神，掌管雨水，反映稻作文明对水的共同依赖。形态上皆以蛇为基形，那伽突出多头蛇冠及人首蛇身，图额则更似巨蟒，足退化，造型古朴。应用层面，那伽多见于寺庙建筑，常与羽翎卷草纹、藤蔓纹结合，繁复华丽，涂漆贴金并嵌彩玻，具浓厚宗教庄严感；图额则多见于铜鼓（水神与雷神关联，鼓身纹样）和壮锦等民间工艺品，常与漩涡纹、水波纹结合，风格简练

³ 刘应军.广西壮锦图案的艺术符号研究[J].天工,2022,(07):50-53.DOI:CNKI:SUN:TGTG.0.2022-07-014.

⁴ 赵艳.从那伽到中国龙:龙神神话叙事与图像的流变[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6(04):40-48.DOI:10.13727/j.cnki.53-1191/c.2019.04.007.

抽象，保留原始图腾气息与地域特色。

总的来说，壮族“图额”与东南亚那伽，可以说是“同源异形，各表一枝”。它们都根植于古老的百越文化和共同的龙蛇崇拜传统，但因各自后续的历史发展、宗教信仰和文化融合程度不同，从而在神话叙事和纹样造型上，既展现出深刻的相似性，又发展出各自鲜明的特色。

3. 菱形纹——几何与抽象意象的共鸣

几何纹样是以点、线、面组成的方格、三角、八角、菱形、圆形、多边形等有规则的图纹，包括以这些图纹为基本单位，经往复、重叠、交错处理后形成的各种形体。一般以抽象型为主，也有和自然物象配合成纹者。几何纹是传统织绣纹样以及壮锦图案纹样中最常用的纹样之一。

絣织（ikat）也可称为伊卡特是一种染织结合的织物技法，通过预先绑染经线或纬线并在织造时调整位置形成图案，主要分为经絣、纬絣和经纬絣三类。该技法起源于印度，后流行于东南亚、日本等地。印度尼西亚以精细的经线著称，图案多呈现几何纹样、动物图腾，用于传统仪式服饰；马来西亚的伊卡特则融合马来文化与华人风格，常见花卉与抽象符号。而壮锦的标志性菱形骨架与东南亚伊卡特织锦中的几何图案，展现出一种跨越地域的“形式共鸣”。

菱形图案最核心的宇宙观象征是“中心-四方”模型。一个标准的菱形可以看作是一个从中心点向四个对角延伸的图形，这完美地象征了“天圆地方”观念中的“地方”，即大地的四个方向。在壮锦中，这种结构被称为“井”字格，象征着被山川河流划分的稻田和秩序井然的宇宙。在东南亚群岛的文化中，菱形同样代表有方向性的大地和宇宙的四个象限。无限连续的菱形骨架，则象征着宇宙的无限、循环与生生不息。回纹、雷纹等连续不断的边饰，在两种织锦中都常见，它们象征着流水、云彩和生命的循环往复，同样是一种宇宙运行规律的抽象表达。

从新石器时代起，菱形及八角纹多被视为女性生殖器官的象征，寓意生命、大地母神与繁衍。壮锦中此类纹样被释为对蛙肚（蛙象征多子）及生殖崇拜的抽象表达，承载人丁兴旺的祈愿。印尼东部伊卡特织锦中核心菱形纹称“祖先纹”，象征子宫与祖先神灵，穿戴可获庇佑与生命力；该纹有时也被解作鳄鱼鳞齿。两地虽地域相隔，却以共通几何符号传递对生命与族群延续的信仰，体现了稻作文化圈内象征系统的呼应。总之，许多古老的图腾（如蛇、鳄鱼、青蛙）在漫长的传承和简化过程中，其形象会逐渐褪去写实细节，最终凝结为最核心的几何符号。壮锦和伊卡特都经历了相似的“符号化”过程，从共同的或相似的原始自然崇拜出发，最终走向了以菱形为代表的几何抽象。

三、文化共享的动因与当代启示

壮锦与东南亚织锦文化的共享与交融，是一部跨越千年的无声诗史。其背后的动因深植于相同的地理生态与文化血脉，而它所蕴含的智慧，对当代世界如何应对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挑战，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启示。

从历史人类学看，壮族与东南亚多民族同属古代“百越”族群，共享蛇龙崇拜、菱形几何宇宙观及生殖信仰等深层文化基因库。二者同处稻作农业区，相似生计模式催生对雨水、丰收和繁衍的共同渴望，织锦上的水波纹、稻穗纹、菱形与蛙纹正是农耕生命观的视觉化表达。同时，陆上西南通道与海上丝绸之路持续输送技艺与纹样，南传上座部佛教北传则将那伽、佛塔等符号植入沿途艺术，三层因素叠加，铸就了双方相似的文化光芒。全球化浪潮中，壮锦与东南亚织锦的关联提供了超越现代国界的范本：以文化圈视角理解文明，可为“东盟共同体”等区域一体化凝聚深层认同。文化非孤立纯洁，而在交流中丰富。技术理性时代，需重拾手工艺精神价值，以古老智慧赋能现代设计。真正的文化自信，在于坚守自身核心认同的同时，开放欣赏他者之长，最终达至“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谐境界。

四. 总结

综上所述，壮锦与东南亚织锦的深层共鸣，根植于双方共有的“百越”文化基因与“那”文化圈生态背景。历史上，西南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交流及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播，使壮锦不断吸纳融合东南亚文化元素，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艺术格局。具体纹样上，三重意象尤为突出：大象纹象征力量与祥瑞，那伽/图额纹反映水神信仰与稻作文明的联结，菱形几何纹则承载“中心—四方”的宇宙观与生殖崇拜密码。这些纹样是信仰与生命观的视觉记录，见证了壮民族与东南亚民族的文化相通。

当代语境下，这一文化共享为全球化文明互鉴提供了重要启示：文化生命力在于开放融合，文化身份的确立既需坚守传统，亦需他者对话。推动“织锦文化共同体”建设，发展深度文旅与跨界创意合作，既是对非遗的活态传承，也是对区域人文共同体意识的有力构建。壮锦不仅是一门手工艺，更是一部经纬交织的文明交流史，诉说着美美与共的文化故事。